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五十九回 倪生償銀包興進縣 金令贈馬九如來京

且說張老見韓爺給了一錠銀子，連忙道：「軍官爺，太多心了。就是小相公每日所費無幾，何用許多銀兩呢。如怕小相公受屈，留下些須銀兩也就殺了。」韓爺道：「老丈不要推辭。推辭便是嫌輕了。」張老道：「既然如此說，小老兒從命。」連忙將銀兩接過。韓爺又說道：「我這姪兒煩老丈務要分心的。」又對九如道：「姪兒耐性在此，我完了公事即便回來。」九如道：「伯父只管放心料理公事。我在此與張老伯盤桓，是不妨事的。」韓爺見九如居然大方，全無小孩子情態。不但韓二爺放心；而且張老者聽見鄧九如稱他為張老伯，樂得他心花俱開，連稱：「不敢！不敢！軍官爺只管放心。小相公交付小老兒，理當分心，不勞吩咐的。」韓二爺執了執手，鄧九如又打了一恭。韓爺便出了湯圓鋪，回頭屢屢，頗有不捨之意。從此韓二爺直奔杭州，鄧九如便在湯圓鋪安身，不表。

且說包興自奉相諭送方善與玉芝小姐到合肥縣小包村，諸事已畢。在太老爺太老夫人前請安叩辭，賞銀五兩；又在大老爺大夫人前請安稟辭，也賞了三兩；然後又替二老爺二夫人請安稟辭，無奈何，賞了五兩銀子。又到寧老先生處稟了辭。便吩咐伴當，扣備鞍馬，牢拴行李，出了合肥縣，迤邐行來。

一日，路過一莊，但見樹木叢雜，房屋高大，極其兇險。包興暗暗想道：「此是何等樣人家，竟有如此的樓閣大廈？又非世冑，又非鄉宦，到底是個甚麼人呢？」正在思索，不提防咕咚的響了一鎗。坐下馬是極怕響的，忽的一聲往前一竄。包興也未防備，身不由己，掉下馬來。那馬咆哮著，跑入莊中去了。幸喜包興卻未跌著，伴當連忙下馬攙扶。包興道：「不妨事，並未跌著。你快進莊去，將馬追來。我在此看守行李。」伴當領命，進莊去了。

不多時，喘吁吁跑了回來，道：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好利害！世間竟有如此不講理的。」包興問道：「怎麼樣了？」伴當道：「小人進入莊中，見一人肩上擔著一桿鎗，拉著咱的馬。小上前討取，他將眼一瞪道：「你這廝如此的可惡！俺打的好好樹頭鳥，被你的馬來，將俺的樹頭鳥俱各驚飛了。你還敢來要馬！如若要馬時，須要選俺滿樹的鳥兒，讓俺打得盡了，那時方還你的馬。」小人打量他取笑兒，向前陪禮央告道：「此馬乃我主人所乘，只因聞鎗怕響，所以驚竄起來，將我主人閃落，跑入貴莊。爺上休要取笑，尚乞賜還，是懇！」誰知那人道：「甚麼懇不懇，俺全不管。你打聽打聽，俺太歲莊有空過的麼？你去回覆你主人，如要此馬，叫他拿五兩銀子來此取贖。」說罷，他就將馬拉進去了。想世間那有如此不說理的呢？」包興聽了也覺可氣，便問：「此處係何處所轄？」伴當道：「小人不知。」包興道：「打聽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伴當牽了行李馬匹先行，包興慢慢在後步行。走不多時，伴當覆道：「小人才已問明。此處乃仁和縣地面，離衙有四里之遙。縣官姓金名必正。」

你道縣官是誰？他便是顏查散的好友，自服闋之後歸部銓選，選了此處的知縣。他已曾查訪此處有此等惡霸，屢屢要剪除他，無奈吏役舞弊欺瞞，尚未發覺。不想包興今日為失馬，特特的要拜會他。

且說包興暫時騎了伴當所乘之馬，叫伴當牽著馬垛子，隨後慢慢來到縣衙相見。果然走了三里來路，便到市鎮之上，雖不繁華，卻也熱鬧。只見路東巷內路南，便是縣衙。包興一伸馬進了巷口，到了衙前下馬。早有該值的差役，見有人在縣前下馬，迎將上去。說了幾句。只聽那差役喚號裡接馬，恭恭敬敬將包興讓進，暫在科房略坐，急速進內回稟。不多時，請至書房相見。

只見那位縣官有三旬年紀，見了包興，先述未得迎接之罪，然後彼此就座。獻茶已畢，包興便將路過太歲莊將馬遺失，本莊勒掙不還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金令聽了，先陪罪道：「本縣接任未久，地方竟有如此惡霸，欺侮上差，實乃下官之罪。」說罷，一揖。包興還禮。金令急忙喚書吏，派快馬前去要馬。書吏答應，下來。金公卻與包興提起顏查散是他好友。包興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顏相公乃是相爺得意門生。此時雖居翰苑，大約不久就要提升。」金相公又要托包興寄信一封，包興一一應允。

正說話間，只見書吏去不多時，復又轉來，悄悄的請老爺說話。金公只得暫且告罪失陪。不多時，金爺回來，不等包興再問，便開口道：「我已派人去了。誠恐到了那裡，有些耽擱，貽誤公事，下官實實吃罪不起。如今已吩咐，將下官自己乘用之馬備來，上差暫騎了去。俟將尊騎要來，下官再派人送去。」說罷，只見差役已將馬拉進來，請包興看視。包興見此馬比自己騎的馬勝強百倍，而且鞍氈鮮明，便道：「既承貴縣美意，實不敢辭。只是太歲莊在貴縣地面容留惡霸，恐於太爺官聲是不相宜的。」金令聽了，連連稱是，道：「多承指教，下官必設法處治。懇求上差到了開封，在相爺跟前代下官善為說辭。」包興滿口應承。又見差役進來回道：「跟老爺的伴當牽著行李馬垛子，現在衙外。」包興立起身來，辭了金公。差役將馬牽至二堂之上。金令送至儀門，包興攔住，不許外送。

到了二堂之上，包興伴當接過馬來。出了縣衙，便乘上馬。後面伴當拉著馬垛子。剛出巷口，伴當趕上一步，回道：「此處極熱鬧的鎮店。從清早直到此時，爺還不餓麼？」包興道：「我也有些心裡發空。咱們就在此找個飯鋪打尖罷。」伴當道：「往北去路西裡，會仙樓是好的。」包興道：「既如此，咱們就到那裡去。」

不一時，到了酒樓門前。包興下馬，伴當接過去拴好。伴當卻不上樓，就在門前走桌上吃飯。包興獨步登樓，一看見當門一張桌空閒，便坐在那裡。抬頭看時，見那邊靠窗，有二人坐在那裡，另具一番英雄氣概，一個是碧睛紫鬚，一個是少年英俊，真是氣度不凡，令人好生的羨慕。

你道此二人是誰？那碧睛紫鬚的，便是北俠複姓歐陽明春，因是紫巍巍一部長鬚，人人皆稱他為紫鬚伯。那少年英俊的，便是雙俠的大官人丁兆蘭，奉母命與南俠展爺修理房屋，以為來春畢婚。丁大官人與北俠原是素來聞名未曾見面的朋友，不期途中相遇，今約在酒樓吃酒。

包興看了。堂官過來問了酒菜，傳下去了。又見上來了主僕二人，相公有二旬年紀，老僕卻有五旬上下，與那二人對面坐了。因行路難以拘禮，也就叫老僕打橫兒坐了。不多時，堂官端上酒來，包興慢慢的消飲。

忽聽樓梯聲響，上來一人，攜著一個小兒。卻見小兒眼淚汪汪，那漢子怒氣昂昂，就在包興坐的座頭斜對面坐了。小兒也不坐下，在那裡拭淚。包興看了，又是不忍，又覺納悶。早已聽見樓梯響處，上來了一個老頭兒，眼似鑾鈴，一眼看見那漢子，連忙的上前跪倒，哭訴道：「求大叔千萬不要動怒。小老兒雖然短欠銀兩，慢慢的必要還清，分文不敢少的。只是這孩子，大叔帶他去不得的。他小小年紀又不曉事，又不能幹，大叔帶去怎麼樣呢？」那漢子端坐，昂然不理。半晌，說道：「俺將此子帶去作個當頭。俟你將賬目還清，方許你將他領回。」那老頭兒著急道：「此子非是小老兒親故，乃是一個客人的姪兒，寄在小老兒鋪中的。倘若此人回來，小老兒拿甚麼還他的姪兒？望大叔開一線之恩，容小老兒將此子領回。緩至三日，小老兒將鋪內折變，歸還大叔的銀子就是了。」說罷，連連叩頭。只見那漢子將眼一瞪，道：「誰耐煩這些！你只管折變你的去，等三日後，到莊取贖此子。」

忽見那邊老僕過來，對著那漢子道：「尊客，我家相公要來領教。」那漢子將眼皮兒一撩，道：「你家相公是誰？素不相識，見我則甚？」說至此，早有位相公來到面前，道：「尊公請了。學生姓倪，名叫繼祖。你與老丈為著何事？請道其詳。」那漢子道：「他拖欠我的銀兩，總未歸還。我今要將此子帶去，見我們莊主，作個當頭。相公，你不要管這閒事。」倪繼祖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主管是替主索帳了。但不知老丈欠你莊主多少銀兩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他原借過銀子五兩，三年未還，每年應加利息銀五兩，共欠紋銀二兩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小老兒曾歸還過二兩銀，如何欠的了許多？」那漢子道：「你總然歸還過二兩銀，利息是照舊的。豈不聞「歸本不抽利」麼？」只這一句話，早惹起那邊兩個英雄豪俠，連忙過來道：「他除歸還過的，還欠你多少？」那漢子道：「尚欠八兩。」

倪繼祖見他二人滿面怒氣，惟恐生出事來，急忙攔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二兄不要計較於他。」回頭向老僕道：「倪忠，取紋銀八兩來。」只見老僕向那邊桌上打開包袱，拿出銀來，連整帶碎的約有八兩之數，遞與相公。倪繼祖接來，才待要遞給惡奴。卻

是丁兆蘭問道：「且慢。當初借銀兩時，可有借券？」惡奴道：「有。在這裡。」回首掏出，遞給相公。相公將銀兩付給，那人接了銀兩，下樓去了。

此時包興見相公代還銀兩，料著惡奴不能帶去小兒，忙過來將小兒帶到自己桌上，哄著吃點心去了。

這邊老者起來，又給倪生叩頭。倪繼祖連忙攙起，問道：「老丈貴姓？」老者道：「小老兒姓張，在這鎮市上開個湯圓鋪生理。三年前曾借到太歲莊馬二員外銀五兩，是托此人的說合。他名叫馬祿。當初不多幾個月就歸還他二兩，誰知他仍按五兩算了利息，生生的詐去許多，反累的相公妄費去銀兩，小老兒何以答報。請問相公意欲何往？」倪相公道：「些須小事，何足掛齒。學生原是欲上東京預備明年科考，路過此處打尖，不想遇見此事。這也是事之偶然耳。」又見丁兆蘭道：「老丈，你不吃酒麼？相公既已耗去銀兩，難道我二人連個東道也不能麼？」說罷，大家執手，道了個「請」字，各自歸座。張老兒已瞧見鄧九如在包興那邊吃點心呢，他也放了心了，就在這邊同定歐陽春三人坐了。

丁大爺一壁吃酒，一壁盤問太歲莊。張老兒便將馬剛如何仗總管馬朝賢的威勢，強梁霸道，無所不為，每每竟有造反之心。丁大爺只管盤詰，北俠卻毫不介意，置若罔聞。此時倪繼祖主僕業已用畢酒飯，會了錢鈔，又過來謙讓北俠二人，各不相擾。彼此執手，主僕下樓去了。

這裡張老兒也就辭了二人，向包興這張桌上而來。誰知包興早已問明了鄧九如的原委，只樂得心花俱開，暗道：「我臨起身時，三公子諄諄囑咐於我，叫我在鄧家窪訪查鄧九如，務必帶到京師，偏偏的再也訪不著。不想卻在此處相逢。若非失馬，焉能到了這裡。可見凡事自有一定的。」正思想時，見張老過來道謝。包興連忙讓坐，一同吃畢飯，會鈔下樓，隨到湯圓鋪內。包興悄悄將來歷說明：「如今要將鄧九如帶往開封。意欲叫老人家同去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

要知道張老兒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